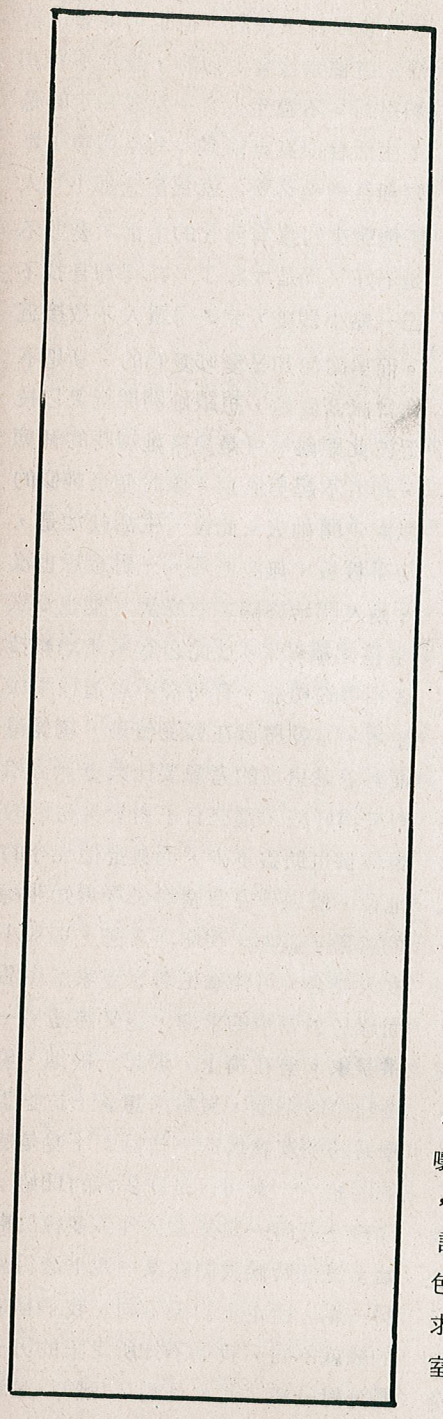

MH
—洋便—



吳耐河雙手插在外衣口袋，木然望著助理人員從一輛全身漆紅的計程車抬出一具還冒著鮮血的人體。在計程車刺眼的紅色映照下，冒出的鮮血顯得更加艷麗明亮。病患從身邊抬過，鮮血一路滴著過去，吳耐河突然想起蘇念秋的"噴泉"——願意，不願意：

已經來了；
前面的拖著，
後面的推著，
小水珠不由自主地上去。

願意，不願意，
又落下來；
前面的拖著，
後面的推著，
小水珠又不由自主地落下。

"它"……隨即被廣播器傳來的輭輭聲調打斷：「吳醫師請馬上到手術準備室，吳醫師請馬上到手術準備室。」吳耐河知道是喊他，却不曾移動身體，仍在原處呆呆地默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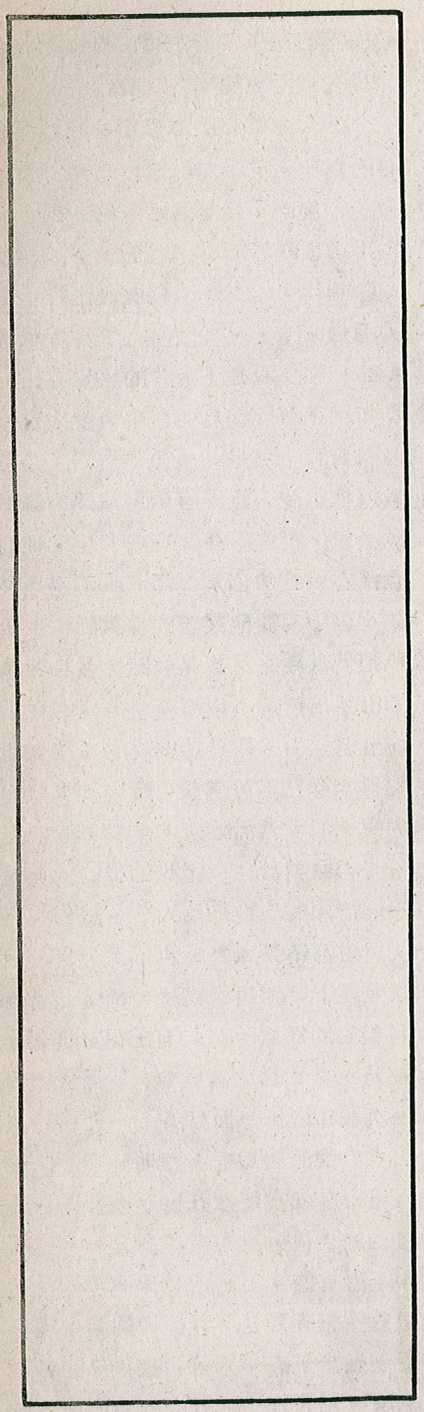
……它本想比前面的再升高一點，
它不知道已到了自己的極限。
前面的拖著，又擋著，
後面的推著，又贅著，
它從頂點轉彎下來
高潮過去了
可是它……
它還希望著更高的頂點，
一面希望，一面下落；

一面……又兩輛計程車停在門口，很快地從裏頭走出一堆人，推推嚷嚷地由吳耐河身邊走過，擁向掛號處，每個人都說著話，誰也弄不清向誰說的或該聽著誰的，祇是似乎個個臉色凝重，以便表示他是最關心者，而求得支配他人的權力。在往手術準備室途中，吳耐河仍默背著：

一面下落，一面希望，
……
半聲驚悟剛喊出，
已落進池裏，
化進池裏。

反正，手術無論如何總得在病患家屬辦完志願書，付過保證金後才會施行，吳耐河並不急。爲了防範少數人而訂下這些規定，雖換來許多誤解，却可保護自己，不管怎樣，自身安危總是優先被考慮的。

進入手術室，病患已經過漂亮完善的處理，吳耐河不禁以嘉許的眼光望著林俊德。這是吳耐河的一貫主張：手術也許不能馬上展開，急救却須立即施行。「刀」，每次護士把手術刀遞過來時，在吳耐河心裏總模模糊糊有一種"我是上帝"的感覺浮出。四年級在醫院當見習醫生時就決定當外科醫師，可是却一直不懂到底是喜歡這種感覺，還是喜歡這種碎肉鮮血的景象，也許兩種都有吧。但，他的選擇當醫師却不是自願，祇不過他父親是醫師，而他父親的當醫師似乎也祇因他父親的父親是醫師，並且他倆都很不出色，所以都希望他倆的兒子能出名爭氣。羅曼羅蘭說的「當父親覺得本身已不可能成功時，就期望他的兒子能承繼而達成。」却不管他兒子是否熱衷於他所希冀的標的。眞是一廂情願的"推己及人"，想到這裏，吳耐河不禁牽動嘴角苦笑，但在口罩掩護下，誰也沒察覺，這又是當外科醫生的好處。吳耐河記得當實習醫生時，主治醫師喜歡電人，而自己第一次被電時，一面回答，一面扮鬼臉，主治醫師居然很滿意地點頭。此後，吳耐河就常隱藏在口罩後面作各式各態的表情，其中有許多是日常生活中不應有的。吳耐河又伸伸舌頭扮個鬼臉，想到要是站在近旁的醫生護士看到屬於十五、六歲頑皮少年的各種鬼臉，出現在一個五十多歲而以老成持重成名於醫界的醫生臉上，不知會怎麼想。抬眼望望林俊德，正聚精會神地審查骨折有無傷及神經，吳耐河不由贊佩這種敬業精神，想著本身已成個醫匠，對一切手術都漫不經心，毫不在意，僅憑著經驗所累積的技巧與直覺來施行，有時心緒多了，甚至不自覺手術進行著，或許是職業疲勞



吧！對於非本願的職業總較容易感到厭倦的；不似林俊德，對醫學本就有濃烈的興趣，對醫學工作似乎永不厭倦。吳耐河驀然又想起與大兒子昨夜的談話：「你眞的要念醫？爲什麼？」「我對醫學有興趣。」「你最好再仔細考慮考慮，當醫生並不是件輕鬆愉快的事，天天面對愁眉苦臉的病患，鼻聞惡臭的膿味或刺鼻的藥味，耳聽呻吟喊痛聲；每天賣給病患足足二十四小時，無法享受到任何絲毫的家庭生活。像今天一樣能悄悄跟你談談的時間又有多少？」「我知道，但是在某種目標下，犧牲有時是必須的。」「無謂的犧牲或犧牲超過所獲都不是值得的。我不知道你的目標是什麼，但如果你的目標是所謂救人，那便是我所不信的；你們年輕人很易被這種偉大美麗的口號來欺瞞了……。」「不，理由並不是這，我念醫祇不過因我對醫學感興趣。」「你又沒念過醫學怎知你對醫學有興趣？」當時以爲一心勸服他兒子打消念醫的主意，爲的是免得他受當醫生的許多苦處，可是，吳耐河現在却不敢那麼自信了，多少狐疑著是否將自己不願當醫生而沒達成的"志願"強加至兒子身上，希望他來完成?! 吳耐河嘆了氣。連想到受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培養成一個獨立思想，獨立作爲，有獨立人格的人，而現在自己的兒子正碰到一個表現獨立人格的機會，自己實在毫無理由去干涉；當父親的，只要兒子不錯得太離譜，應該因勢利導，幫兒子達成志願，而不是替他選擇志願，吳耐河心裏就下了個決定。「好了，縫上吧！林醫師讓你來。」

推開手術室門，一張如盛開花朵的美臉迎上來，「吳醫師，請在這上面簽個字。」接過來，不加細看，飛快地塗上——吳耐河。「謝謝」一句話拋下，轉身走了。吳耐河怔怔望著遠離的背影消失在轉角，搖搖頭，嘆口氣，慢慢地踱向主任室。二十五年了，本以爲時間及忙碌會冲淡並遺忘一切，可是非但不曾遺忘，反而時刻噬蝕著他，也許太刻骨銘心了，不可能忘記。二十五年來，吳耐河一直都想著：假如當初與自己所愛的那個小女人結合，生活不知將會是怎麼個樣子？也許會很快活，但也可能會很苦惱，這種事沒發生以前，誰也不能預料得到。不過至少有一點敢確定的是：生活會很富有情趣；每當與妻子默默無言對坐客廳，就更想念那小女人所能帶來的富有變化的生活。妻並不是不好，而是太好了，好得渾身找不出一點小瑕疵，完美得讓人不敢接近。而吳耐河却是愛吵愛鬧的，新婚不久曾試著愛她，想跟她開開玩笑以拉近彼此距離，可是望著她端莊的神態，却提不起勇氣來，像討個沒趣似的默默走開她去。此後，生活就如是，平平板板、無波無潮，一點意思也沒；兩人間始終隔著一條溝，誰也沒試著搭起橋樑來，彼此客客氣氣地維持著相等的禮貌。有時熬不過這種平淡生活，常乾脆就在醫院值班，總覺得面對急診患者的考驗要比與妻無言相對來得好些，這些日子對於吳耐河的醫術倒也助益不少，而奠定他現今的地位，所以他常有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感覺。假如，吳耐河常想，與那小女人結合，可能會忙著享受家庭生活而疏於對醫術的求進，這又將是另一番景象。坐在椅上，燃起一根烟，望著吐出的烟圈，吳耐河想著一位唸哲學系的朋友說過的一些話：「點是綫的開始，一點可以是許多綫的開始；而綫上任何一點又是另外許多綫的開始；每個時候我們在某一點上進行到另一點，所走上的點不同，我們構成的綫就不同，我們不知所走上的另一點是對是錯？是禍是福？我們只是憑臆測而走上或被環境推上；唯一我們所能知道的是無論走上那一點，所構成的綫終極是死亡。」當時只覺他的話很動聽，經過這許多年來生活經驗倒覺得他的話確很眞實。可是吳耐河很疑惑，既然終極已知，這些構成點又算什麼？好比一場球賽勝負已知，球賽過程又有什麼意思？球賽至少還

有爆冷門、出奇蹟的時候，可是生命那有奇蹟？但是每個人還是照樣生活下去，而且拼命求得能繼續活下去。醫師就是幫他們活下去，可是……，吳耐河很懷疑醫生幫他們活下去的理由。譬如503室的病人，依賴點滴和鐵肺活著，死神任何時候都可能來臨，而他已在病床上等了兩個月，依目前的醫學，他熬不過三個月；縱使熬過，他也只能永遠躺著，不能有任何行動、言語，甚至不能吃喝；那，他活著又有什麼意思，可是醫生却不能任意終結他的生命，還是每天打點滴、測體溫、量脈搏……。累了護士、忙了醫生，還拖垮家庭經濟，他爲什麼還要活下去？醫生爲什麼還須幫他拖下去？吳耐河始終不能理解。

「吳醫師……」被突來的闖入者嚇得香烟從手上掉落，又是那張笑臉，「吳醫師，304病號好像不太對勁，林醫師要麻煩您去一趟。」「好的，馬上去。」吳耐河最恨不敲門的闖入。幾乎所有不敲門的闖入者都曾挨訓，可是對這張笑臉却不曾發過火，祇是還沒定神時她已飄飄然走了，當她初來報到時，吳耐河幾乎不能自持，以爲是那小女人，他又回到當R_2。他不敢相信有那麼相像的兩個人，而且一樣是不敲門的闖入。每次小女人闖入都帶給他驚喜與生趣，他一直都期待她的闖入。自小女人離開后，吳耐河仍時刻企盼她的闖入，而每次都帶給他失望且有受愚弄的感覺，此后對於不敲門而闖入都感到特別的憤怒，在醫院就得了「敲門主任」的外號。吳耐河也不在乎這，他自己也曾年青過，也曾替別人取外號，這方面，吳耐河很通達。住院醫師怕的是在病房或手術房與他一起，却喜歡在主任室跟他一塊兒聊天。吳耐河緩緩穿上白衣，一面扣著衣鈕一面走向304室。

304室，吳耐河靜站在病床邊，另一邊病人家屬啜泣，呢喃地咒罵上帝。上帝並沒有聽從他的禱告，不僅沒使病人康健復元，反而奪去他的生命。這沒用的，當死亡來臨，每個人都逃不了，萬能的上帝也幫不了忙，而醫生更糟，奮力堵著門，假如死亡執意要進入，醫生又能做什麼？"告別武器"裏的醫生雖對男主角許下了諾言：小孩已死，他媽媽必會安全的。結果還是血崩死掉。而在"殺人者"海明威乾脆把話說得明明白白：逃不掉的，死是逃不掉的。"老人與海"中的老人雖有"你強，我比你更強"的豪語，勇敢地與自然搏鬪，可是終結只是拖回一堆骨頭。人無論如何努力，在終結時總是徒勞；更慘的是，終結總必來到，沒人能逃得了。想到這，吳耐河嘆口氣走了出去，背后仍傳來斷續啜泣與咒罵。「吳醫師，請填死亡證明。」死亡證明？誰能簽死亡證明，唯有死亡本身才能簽的。吳耐河雖這麼想還是拿出筆來填上，反正死亡本身早已填上了。再說，現在填這就像填自己的一般，某天還是要有個醫生填這種所謂「證明」的。吳耐河把填完的證明交給護士，收起筆來。

收起筆來，在主任室吳耐河把給院長的辭呈重新檢唸一遍，似乎完成件大事地舒了一口氣，多年來的打算也許就可實現。辭去主任的工作，擺脫醫學，看些自己喜歡的書，多養幾隻狗，帶著小兒子牽狗出去溜躂溜躂。當死亡來臨時，毫不懼怕，毫無眷戀地告別這無可奈何的世界。當然還得忍受與沉默的老妻靜坐相對無言，但這已無關緊要，反正無可奈何的事多著，多加一件並沒什麼。穿過長長的走廊，吳耐河走出醫院。

吳耐河走出醫院，返身望著醫院映照在夕陽下如一座監獄，而自己更像徒刑釋出的囚犯。可是這周圍還如同他每天下班時所見一般，每天牽狗出來散步的小男孩還是牽著狗在醫院近旁玩耍，每天川流不息的車輛還仍在街道奔馳，響著的喇叭還是那麼響；來來往往的行人還是擠擠嚷嚷、匆匆忙忙。一切都沒有因吳耐河的改變而有所不同。「這就是世界」吳耐河用著他一貫有的步調取道回家，天色如同它所該有地漸次籠罩下來。